

集部

元文類卷六十二

元　蘇天爵　編

神道碑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姚燧

史氏自癸酉我太祖㷀金南播之歲尚書都元帥父子相繼轉鬭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亂故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謚忠武公收其兄

兵轉鬬河北又十年拔相衛薄金北門金主奮鋭自將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之衆十有八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太宗大其勛以為萬戸俾將真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之兵憲宗以戰迹著衛封以衛之汲胙城新鄉獲嘉蘇門五縣繇是故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公以太尉元子得節度衛憲宗征蜀詔太尉以公從會其陜還太尉還一王名公偕北絶漠留謙州依其儲氏姑居五年而歸先是李壇反誅太尉請裁

強諸侯權自今兵民之家父死而子始繼兄終而弟可
及其子弟同時竝官者無以職掌小大皆罷之請由臣
家以始併辭衛封制曰可太尉一門一日解虎符金銀
符者十七人而太尉故所將兵自先朝已解授兄子江
漢大都督權戍鄧及是亦解隸他將公無以為者數年
會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極請伐襄陽張平宋本大集
天下兵于漢之南而太尉亦謝政公請立勞軍中朝議
猶避鄧之舊軍俾與張蔡公子弘範易將始授懷遠大

將軍亳州萬戸虎符太尉飭之曰戰無後人與築夾寨始猶回遠包山絡野綿亘百里三進薄城應中援外息耗一絶其將張貴突圍出公斬之盡有其舟仗攻樊城先登拔之襄陽隨下賜白金衣裘鞍馬弓矢從大軍南征越郢下復夏貴鎖戰艦絶漢為陣我舟不可越公戲下馬千戸𣜦隷都督萬衆從上巳未渡江請為導柂舟出沙武口入湖達江故丞相阿珠公將二十五萬戸為前五萬戸擇一人帥公其一帥先諸軍濟江後繼未集

與宋將今中書右丞程鵬飛遇殺傷相當公被三創鵬飛七創肩輿走鄂鄂隨下丞相請以輕進撓法罪公詔錄其勞賜白金五百兩大軍既東從故丞相阿爾哈雅時以平章分兵圍潭州攻鐵坝百日礮激柵木傷肩流矢貫掌先登拔之以軍民安撫留戍招摩逋殘既集既安入覲加定遠大將軍以太尉玉帶賜物也人無敢復請上之制曰太尉所服汝服何嫌即賜之自是公班諸將獨一品服從攻静江衆皆轒轀自蔽鑿城將穿公分

地獨居礮砝所集轒轀不可嚮伺有怠隙樹鈎援攀堞蟻附而登拔之平章北還以公元勛貴冑威名非他將可輩留治静江初城既兵得剽殺之餘官舍民屋盡於焚毀公賦戲下其視吾為師隙為居第市為列肆必完無苟學校祠廟大其故制猶不能實畫地募民又賦鄉縣之豪析族城居而所居第宏最静江曰示吾久此不為去計亦制越一奇也民始勞之斷手則屋取傭鬻直已相什百旋為通都民男女為人所奴從主北者或思

鄉亡歸拘之有司可籍究者三千人省議欲一切徙來
公曰至鄂必分為勢家有託以徙必道亡不達且生他
變既止不徙以男女齒相偶皆籍民之乃無敢覬取者
行徇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鬰林柳融賓邕横廉欽高
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封廣東之州三皆除三年
田租發倉稻以丐貧民遣鄭何朱國寳劉五剛趙珪趙
修巳五萬戶戍賀昭梧融邕馬天麟宋景劉君進花禮
完顔世英李宗張武鄒瑛閻國順托歡十千户戍潯賓

容象柳廉欽高化又以十千戶不兼職民則任分而令不專皆便宜假以軍民總管事聞制皆為眞當靜江安兵溪洞諸夷既降雲南公曰邕容視左右兩江猶身之有手足今歸雲南度吾不能制必輕為寇入則吾禦歸則吾猶是吾不遑一日息兵其界也遣使諭曰爾捨朝發夕至之邕容乃遠託數千里經數夷地不至之雲南何以應緩急或他日爾越界為市諸戍必以入寇加誅爾矣且朝京師路迂皆非計之得者溪洞聞之翻雲南

來者五十州後雲南爭之其省平章為書讓公曰吾與
先太尉久共政汝不可有吾成功各驛以聞公使先至
詔聽公節度陞昭勇大將軍廣西宣撫使尋罷宣撫改
鎮國上將軍廣南西道宣慰司宋既亡也其將相張世
傑陳宜中挾益王昰衛王昺浮海趨福州立益王傳檄
海嶺之州曰余復廣之東西豪傑啗其爵賞爭起為應
裂裳為旗荷矛為兵者動萬為羣公戒諸將盜至以時
降斬不得使窂根窟能以衆來者官之盜去不敢求迹

平民而深為延誅時方乏鹽發庾下令斬首來者以鹽為購諜言夏貴已復瀕江州之江路既絶不可復北諸將求還静江計事實欲合勢公曉之曰君輩亦挫敵懼耶孰責能復江不能踰嶺審不可北猶與諸君取塗雲南歸矣今無輒棄戍也省議棄肇慶德慶封併兵戍梧公曰委地徹備適示敵怯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潭之潰軍萬人自王鎮龍山俟歲事作官軍毒暑不可入外肆為刼而植稼其内歲事畢聞將加誅則偽出降仍歲

為是大為横象賓貴四川之梗公令四州為堡其界守以土豪日嚴警斥官軍行前縱火廬栅隨以民夫具擔芟禾仲窮來歸猶官以賓之嶺方令走王新立古縣斬李應辰李福潯州由静江北全永皆城守潭州路絶而永尤急羅飛圍之七月其府判官潘澤民間請濟師公又分步騎赴之大殄其衆永境遂謐後益王死衛王繼立趣廣州壁海中崖山曽淵子以叅政開督府雷州公再諭降不可進兵逼之淵子奔硇川獲其兩都統驛送

京師遣萬戶劉仲海戍雷世傑將萬衆至仲海出奇擊走後羞墮其詐計悉衆來圍城中絶食士皆煮草為糧公抽兵漕穀欽廉高化諸州再破走之用兵海南詔公親戍雷式遏西突會衛王蹈海死南海平廣東之戶十耗八九而廣西獨完不殘及戶賦酒酢算公以嶺南地險而民寡俗悍而產貧征之適急其為盜省是其説𨫼之古今廣西並湖南不困後弘範入覲請復將亳州兵制可還公鄧之舊軍拜叅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

入覲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行省湖廣用兵日本詔督造戰艦六百仍送揚州用兵安南詔給糧仗廣西師還廿二年伊蘇穆爾以中書左丞來而湖廣囂然多事民喪其遂生之心矣以公嘗督海艦費計巨萬大為鉤考毫推縷剔求可中公者無可得乃責償軍民三萬定明年移省江西仍中書右丞又明年拜中書左丞俄復右丞還之湖廣其人已平章恃有援籍怒詈同列辯詐鷙刻師心而行聲勢張甚以公結聖知固謙抑不報強禦者

獨不忍以言色侵之凡與處四年拜榮禄大夫平章政事會大料民州縣賦紙為籍渠以戶率如干為十五萬定可官有之令州縣别方為籍集吏計局程督日嚴將有首償者而赦令下渠猶曰第可原衰求罪耳錢不可貰公以鴻恩之餘宜無深誅不從公則曰最今籍用當十萬定而悉徵之吏將重賦之民民益殫矣渠曰吾徵其餘貴償五萬定其逆憑怒當大紛一言從容十救一二民丐其利者此類元惡伏辜可以得為而公亦甍實

至元廿有八年秋七月十有五日年止五十八性友愛
喜施有積必分之諸父諸姑昆弟羣從空槖不愛焉甥
姪男女孤者鞠之時其婚嫁力不足猶稱貸為之閨壺
不敢干外事與人交襟懷曠夷雖疎且賤不峻陛級不
留門廡游意絲竹尚友東山者老而不衰焉公諱格字
晉明聚書萬卷鼎彝圖書一室號曰裕齋其先大興永
清人曾祖成珪晦德其鄉生行部尚書諱秉直實生太
尉諱天澤妣夫人木年氏夫人劉氏儲氏兩張氏子七

人熣滎餘未名女二人在室男女孫皆一人公未有子
子都督子即熣也篤其愛曰是他日可虞者以從戰廣
西勞授静江同知還廣東宣慰副使換湖西宣慰副使
前薨一年朝議不欲宰相兼將許其子弟世公累請將
熣未報會以其喪來明年命下授熣虎符鄧州舊軍萬
戶即舉公柩與四夫人喪以其年十一月廿七日葬真
定之真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滎入覲曰是臣
所後父先臣格之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將制可授滎

仍故虎符昭勇大將軍萬户別授懽虎符拜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歸過鄂人故公者感是二子一世平章一世長萬夫符節相煥麾蓋相逐至為隕泣嗚呼曰可良子巳客有李裕者嘗以理問官事公江西數千里畢公之塟又奔走京師營立二子其盡義故吏者如何燧亦故公者隧首之碑其可辭銘曰乾文言曰聖作物覩以類從親雲龍風虎迺今覩之匪古專然天於皇輿將畀其全亦匪一聖能同軌轍聖武我祖鬱金河北

而宋畫守猶江之南留大遺艱待帝之戡孰有有君無其臣者太尉父子佐一函夏父平河北子江之南佩訓其庭無後事漸故横江流揚楫先濟鼓其孤軍嘗敵全鋭及從移兵潭桂兩州登陴兩先兩後戍留均之為勦而桂尤瘠基屋火餘以完府市走檄所下廿有四州胡難而安旋化而仇鱷鯢騰海狐猘陸起戚桑四年平始再底捐我庾儲復而田繇方戶廣東十纔一凋湖廣再相元惡再友吾潔是求孰涅而黔一日賈首公壓宜信

天不憖遺一疾不振難偶者時難立之事難令之名難終之位時天之為餘非人邪易世之難匪哲曰何矧其惟孝不恭世德太尉既老平章軍國公世平章太尉之光燿復世公祖孫相望榮未成童亦彎龍虎歸偃斧立奚憾之茹載烈玆碑石獸衛之與滹河流相永無期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姚燧

便宜副都總帥忠讓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帥隴西義武公之冢嗣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中書左丞

忠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清臣之兄故副都總帥
惟益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今平章政事惟賢中
書右丞惟考叅知政事惟勤宣慰使便宜都總帥惟和
同知宣慰權總帥惟純屯田萬戶上萬戶惟簡惟允上
千戶惟弼知階西和州惟敬惟恭之伯考今懐遠大將
軍便宜都總帥安昌為資永昌王必昌之祖宣慰使元
昌副萬戶朝昌便宜都總帥壽昌之伯祖也卒以至元
丙寅四月五日受謚于元貞二年丙申推至義武卒年

癸卯實五十四年祖孫一門三世五公又許連姻王室
自餘將相使牧為質猶十八人此吾元有國而來所無
者嗚呼不曰世臣之家謂之何哉公王姓由大父彥忠
世汪骨族故汪姓金主以甲午正月死蔡義武時即險
移鞏治石門山猶行以興正朔明年乙未始下太宗義
為其主後來仍金官官以便宜都總帥俾從皇子闊端
征蜀公留質帝所忠烈質皇子所制後令公從征蜀以
管軍總領從破文階州大安軍從攻成都入其郛義武

陷伏中急公疾戰殺傷數十人竟衛翼而出壬寅以破土番疊州功賜銀符明年義武卒有子七人皇子擇宜世帥者意在忠烈謂公曰汝宜世吾欲帥汝弟而得無後其心乎公曰王未有言臣欲推授為之與兄有異邪王高其行以公肇昌元帥知府事丙午以前某忠南功換金符故事祖宗賓天取授符節悉取還之故公金符亦歸之官憲宗二年壬子償賜之俾權都總帥是明年癸丑世祖以大弟總天下兵既移忠烈一軍戍和州會將

軍南詔禡牙臨洮公來趨覲俾督漕嘉陵繼利州魏
公造州棧塗水陸兼行足缺兵籍而恤之民力始益昌
不以饑告戊午憲宗自將討蜀忠烈集諸將問計樓上
曰吾州凋傷之餘玉帛無所於得一旦乘輿至左右近
貴之臣需求何以為資公則曰吾曹拔身健兒惟有能
將率士衆効死前驅何至為是媚人定死前驅公惟恤
吾妻子其責忠烈泣然灌酒地曰兄與諸將薰心誓是
德臣何言所孤兄諸將託者有如此酒大駕至利巡所

治樓壁橋隍歎曰使吾非戍此敵先之則四川領喉之地可必能歲月平哉遂移師西南攻劒關關之西隘曰苦竹隆慶府治其上西北東三面塹絶深可千尺猿猱不能緣以上下者也其南一塗一人側足可登不可並行敵盡鋭禦者惟此而帝勅諸軍攻未至其地無張汝檝自伐鼓督之公前登帝望檝張倡為歌呼六軍和之聲動天地隘之兵民飛崖如蝶前是獲敵張都統仗為蜀道導反紿帝曰吾能誘此栅令降遣入行則反為敵用

且泄吾軍何地強弱何倉豐餒教使勿下帝為書繫筒
箭三射入柵令必生致獲之磔以徇賚銀為兩四百五
十潼川府治長寧山攻復先登賚銀如苦竹數加以金
槊為疋二十七復移軍東即嘉陵為舟行計輿礮竿鉅
絙以從公奏無所事此此前塗所不之者不若舟米數
千石葢此去多稻而求粟無有宜虞以廩病者時蓬州
壁運山閬州壁大獲順慶壁清居廣安壁大梁平破竹
皆下東南抵合壁釣魚山渠江水會其下石色入雲其

帥王堅據不即下礮矢不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帝欲乘拉槁勢不棄去而必拔之故久躙此時暑我師疫矣忠烈卒於軍公泣集將佐議曰吾季卒軍馬革裹屍與國責塞子惟正雖未弱冠宜世衆曰公言是公言是願奉以代為帥其秋帝崩中統之元制以公為副都總帥從所志貳貞肅同戍清居去順慶平土二十里西北東三面環江北江殊回遠不可為池南依山而壁平可馬上無大艱崎其南即合敵出入吾界無時於兵法為交

池公又孑身受之開屯田練軍實遥候斥剠強鄰入必摧壊其軍不令棄去後詔貞肅還輩昌公獨保戍三年璽書褒大之又換金符三年秋拟夔府獲其團練使鮮恭知府張甲及路分二人斬刈千馘獲遺甲仗寳幣不可貲計入覲賚以虎符銀章銀幣如長寧之數而加金為兩五十副以鞍勒弓矢哀其從者且以久勞于邊代以忠惠還之輩昌俾副都總帥由行省受命還得疾秦亭歸至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十八其年六月從葬古

漳先域爲性安恬出言質直如其心事隴西郡夫人毋包以孝聞友諸季終其身竭力竱才羽翼之人無可間總帥府屬郡一十四事至殷也身自爲與從父副弟副猶子三世時得專殺未甞妄笞殺一吏一人然至臨敵決戰上馬挺槍離陳先次巧捷若神當者紛披莫有我禦其弓矢奇中可方古人憲廟出畋遇虎命射之一發斷其吭帝喜至解所御金鞍爲賜夫人故金蘭定西會德順五州帥張雲之女惟菴纔世副都總帥二年而卒

一女適鎮撫帥府張文煥老將之從公者每曰公為人信厚安昌必昌復信厚可曰善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銘公碑燧思於公與貞肅所戍之地無不至焉清居之不可恃為固者前所以言揚氏張氏蒲氏皆行帥府大獲運山大梁平故地與便宜其時目曰四帥府清居南廹合獨受敵鋒為三帥扞蔽他日專劉帥戍移貞肅南九十里夾嘉陵東西築武勝軍毋德章兩城距合為里亦然晝則出邏設伏嘗待進戰夜則晝地分守傳警鼓柝

篝火照城達曙以防竊入一話一言敵盡知之况敢抽兵邀利他求為哉惟是軍當其堅重故三帥反得歲以拔敵栅壘掠敵府庫劉其人民逞志於忠涪夔黔萬施雲安之間上功朝廷用事之臣第知三帥立勞之多而是府獨寥寥也終未有能明其然者又貞肅去清居敵夜大至火民居縛劉帥去鑒夫人之失如此則兩公戍而克完者功不大哉凡此或者貞肅碑所逸故發之此銘曰椒聊遠條求今之世方漢金張纔有汪氏隴西開

國義武肇之義武之為不作倫彝忠讓忠烈忠惠貞肅
遑芟川涼力勚謀一繼繼其來將相之多不符垂躬必
斧手柯歸覲私廟庭笏駢羅公以其序太宗義武於弟
以子宜不降俯乃推雋功潛不自張等翊吾家聞命即
行安流洋洋如水就防所由不年其盡瘁致子而夭閼
歸以何戾彼蒼者穹監下而公惟我皇上心靡不同疇
德未報未隆何功三紀後公一朝哀崇公有令孫人曰
公似雖華其年已踐公位古者大宗合族侍之祭求其

腒尊祖之恩胥是冡旁可萬家邑表阡有碑車過者式

興元行省爪爾佳公神道碑　姚燧

元貞二年二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臣堅賢言往歲臣待罪于外伏奉明詔旁求勲舊臣僚封拜奏對各上其事以備纂脩世祖皇帝實録資用删取者臣喜伏思陛下先孝四海發揚前休皆使下臣依光日月誠曠代之希遇謹已次寫臣祖常格臣考婁和塔出處始終為一帙上史館而臣之先汗馬微勞其

槊已此何敢上比盤石宗臣勲舊自名惟與劉氏巴林哈瑪爾再世父子來比之初義同一體今馬二臣已各受謚忠順忠惠增賁墟墓臣不援陳恐使聖澤獨漏臣家敢昧死請制曰可萬戶招討使常格贈龍虎衛二將軍封定襄郡公謚貞敏妻鄂通氏從封定襄郡夫人興元行省晏和坦贈榮禄大夫封沔國公謚忠靖妻耶律氏從封沔國夫人制下山南之民聞者咨嗟泣下曰公卒明年興元屬縣及州若洋成固南鄭吏民伏進德茍德

炎張自顯李顯輩若干人疏公平生立秦憲庭願一上聞許廟事之而竟未下豈天以是忠靖為賜額耶嗚呼有待哉公𠫔爾佳姓女直人其地古肅愼氏之國譌為女眞避遼興廟宗眞諱改為直太祖之加兵金也歲壬申五月劉忠順公與定襄公將兵千二百人來降詔以其衆即守威寧十一月金主遣使啗以大官冀其或貳可復失地定襄縛使以聞詔嘉之擢為萬戶招討使人有擾爾民殺之傍郡縣未至者諭使急下事有便宜不待

立聞一以詔行之凡鎮威寧四年以歲丙子卒洺國公嗣萬戶金符生十四年矣戊子太宗詔從太師國王戰河東山東庚寅睿宗拔鳳翔明年從破宋大散關夾嘉陵漢水如鳳洺褒大安興元洋金泉抵均諸城皆拔壬辰大破金兵鈞之三峯山不能國矣詔從六州民留田威寧時天下荒饑獨山北為樂土四方之人其來如歸乙未詔從塔海甘布征蜀田事宜遣官屬何人攝治者以其名聞乃表今湖廣僉省高安之祖溫都爾罕代領明

年凡四川府州數十殘其七八明年公上言興元形勢西控巴蜀東扼荆襄山南諸城無要此者自始取道滅金漢中無歲無兵其地與民吾棄不有敵不敢復城郭隳而弗完田野蕪而輟耕民窘艱食時吾兵來扶戴白以負嬰黄褕𩊠生活竄栖太白窮谷之間吾歸則壯者出為盜賊肆相奪攘甚者仇而殺之而生齒益耗誠能留兵戍守招徠未降民見父子不分貨錢之得有也其至恐後為擇良腴便水之田授以耕耒假與種牛俟秋

穀收什稅四三儲之於庾守之以吏征蜀之師朝至而
夕廪焉挍以資糧閬中荷擔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勞
費大省實制蜀一竒也制可詔都元帥量留漢軍其新
至之民及田事可無時籍數具效以聞仍賜虎符是月
制諭今安撫興元軍民制又以為安撫使一月之間三
制併下定宗詔行省興元公至行之如所奏禁城塹内
治堡壘外增鼓柝烽煙得警日夜十里不絶市肆村舍
民廬數萬區悉起於盪焚之餘墾田數千頃灌以龍江

之水收皆畝鍾敎庾盈衍美官舍居第皆高棟巨棟重
楶壯尾宏壯奇麗可百承平舊宇之上亦志不茍然也
其土豪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張廣南鄭伏興褒城薛
仕成西縣楊濟康水韓仲炳小黃柳智德潘水薛閏皆
剖裂自霸昔為吾冦者也至是皆入所據諸郡縣宋遏
驍毅之將馬仲自閬張文貴自巴李繼之自廣王安斌
自開達亦挺身歸公腹心仗之指臂使之或説曰反冦
無親宜有以虞未可日置左右公曰彼戠人也未必狙

詐或如爾言誠狙詐也吾人結而義激禮接而信示何有於不可化宋害其來反時放兵動吾四境屢戰殲之辛亥四川制置使余玠輕我師寡身率兵入寇敗我利路元帥王進于金牛壁其軍中梁山兕零夜燭城為之赤潛遣裨將燒絕棧道遏我援繼自率大軍圍而攻之鈎礮梯衝環城數匝謂為孤危期日必拔新集之民還叛與敵公誓死拒守督戰益急殺傷過當城中將吏晝或荷甲傳食夜則晝地分守會都元帥闊薩來援無從

得塗值三人自軍所逃還許貰其死令導由他山利道出陳倉玠聞兵大至棄圍遁去公襲戰悉止還所俘忘故事祖宗賓天所授臣下制書符節悉收還之太宗嘗賜虎符已歸之官及是憲宗授以軍民萬戶再賜虎符詔敘平金戰勞葢睿宗所聞大宗者今期玠至汝共事臣皆避逃獨汝戰疾力斬敵十五勞苦至矣自是凡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僚吏敢有違其節度者罪死丁巳詔與故劉忠惠公哈瑪爾立成都七日而樓堞隍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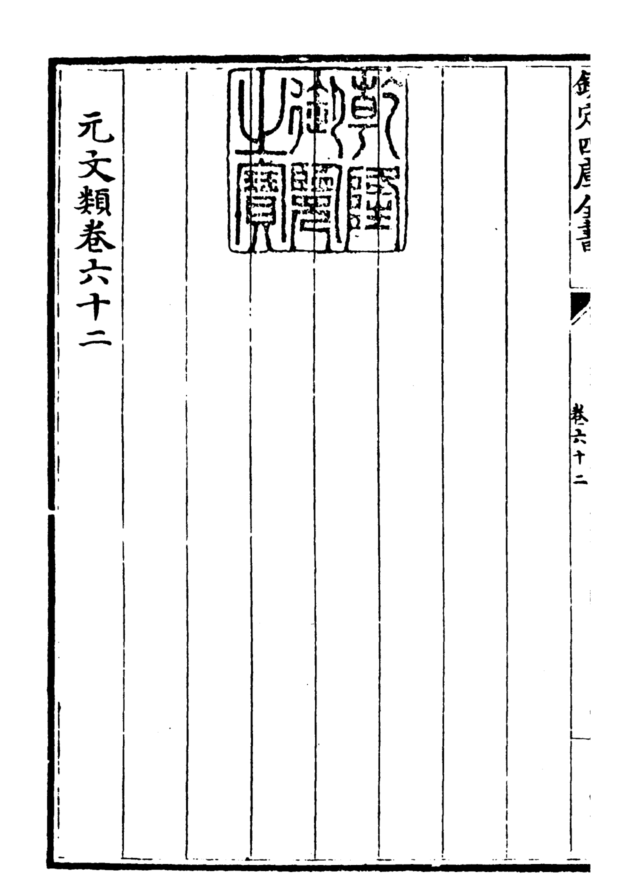
皆具戊午同故元帥紐珠南征踰馬湖江戰皆捷蓋先是乙卯世祖以大弟總天下兵公秦漢中之田闢已十七而稅入恒所於道懸其故惟在軍民之官豪有恃者率頑驁負而不輸顧臣力莫如何也下教若曰自今軍民之官田不稅者無廪糧是年下教若曰往者與元軍民俱受邁珠與汝節度今買住征蜀比其還也汝專節度之中統三年改受虎符制仍軍民萬戶四年請以今左丞堅賢嗣致仕家居十一年以至元壬申九月七日

終於興元英第正寢春秋七十肇於南鄭味溪之白雲里為兆以其年十一月九日窆之壬舍男十人女十人男孫十一人女孫八人嘗聞太祖賜威寧之詔裂熟羊革而書之揆以漢氏功臣之誓曰使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而已無有事不上聞聽以其言為詔行者及定襄卒而公嗣克光前人轉鬭太山之左右濁河之南北崎嶇數千里間者十九年非睿宗奏是功太宗太宗不知非憲宗舉而揚之於克完漢中之詔則

是奏天下不聞且他人樹勲於開國之際其桓銘私傳皆出一時史氏之手其間有善于紀述者後者猶掇其蹟删為一代之典況祖宗垂法萬世之顯謨乎則公父子身荷二祖三宗及今皇帝生榮死哀六朝之殊遇何如也夫漢氏功臣子孫冐守先列者惟一人侯獨長沙王支庶一門數侯然或先後受封非必昆弟並時今公諸子或拜亞相於中或列藩方于外或總戎旅於邊冠紳之蟬聯符鉞之焜煌則縣官覆護之俾流慶遺胄者

又何如也銘曰維公早持童子植植既失定襄荷其殳
斨與老戎行右頡左頏于河之外于關之内突而前茅
無少挫退金社墟美庸蜀是劉掉鞅之遲九圍半周再
鎮雄藩盍軰梁久金轂穰穰斧質在手施陽翕陰舒慘
自口為艱為勤列聖不忘報之貴富倍蓰其當大府如
城雲屋邃邃朱塵綺疏歌鍾清吹聯目晚顔㒹使趣風
良庖致饎胎豹蹢熊酒酏介驩螌荈雪滯紈衣四序為
聲綷縩昧者安之耽不知還公時白日未薄西山解兵

其子時税于野毳廬氈車勝地即舍維嶓之麓與汚之水往往禽魚識其杖几乃知喬松可召與遊倘徉十年歸安茲丘評者異之於古未有紛華寂寞枘鑿不受公而兼之始慎終全由哲其身匪鷹自天人之藎棺旋踵朽息公有哀褒于汚開國生平之名爆其盃昭矧子維翹承弼兩朝無久維石莫信者史一刋不磨用告無止



元文類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文類卷六十三四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潘有為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虞奕綬

元文類卷六十三

元　蘇天爵　編

神道碑

真定新軍萬户張公神道碑　　姚燧

公既卒於戍所衡州之明年而夫人亦卒其中子世其真定等路新軍萬户達喇齊者將歸葬其鄉先塋由是軍受湖廣省節度請告數數終以故事職兵之臣無聽

喪葬之文不得命乃曰父子之道在君臣先其叙則然

未有責其能忠而禁其為孝者吾今何恤俟舟二喪畢

葬小從而奪虎節大置於理一惟命竟窆而還凡聞者

莫不稱咨其能拔流俗善于子職無少老一喙焉又曰

公之遺烈令雖在人口耳不鑱之石久或遺忘來者或

不聞託以計事至鄂持興國校官陳松年之狀來請銘

燧思昔貳荆憲由糾郡常德公時戍是暇則相過年已

六十五脩幹魁顔白鬚蝟張虎目虎吻大掌鉅踵望之

森然氣欲搏人談其平生陷危奮先大小之戰數十嗚呼俾聞風颷皷聲闐闐矢石餘軀老而不懲者從可知哉則於公為知死今懷遠以佳公子侍傍又為知生在古人皆當傷與吊者乃三復是狀甞善松年之能史惟末憾曰濟江將臣功者皆相而獨後公方人固然於及天之厚公者則若未也葢列聖之制職兵民者死其子孫皆世之變自世祖奪職民者符節易其故所死其子孫廕而不世惟職兵之臣萬夫千夫百夫長者父死子

繼兄終弟及世其符節雖漢祖侯功臣之誓曰黄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何以尚諸其有相而兼將萬夫者詒俾自擇為之欲將棄相欲相棄將故其時有寧棄相而專將者豈不以相能振耀一時未若既將可傳子孫繹繹無究乎幸公未相相而亦蹈是轍矧他人之家世纔一人而懐遠元兄忠顯校尉管軍總把鑄由從公戰鄂之通城獲于敵死之及子回世特陞千戶仲兄史閭亦懐遠大將軍戍瑞州等處萬戶獨一門

三人金符虎節千里連州相煥以華則天獨厚公者豈不多且遐哉松年憾者恐復為公九原所幸也公諱興祖姓張氏中山無極人曾大父大父不仕父林趙州觀察使改節度判官丞相贈太尉史忠武公為萬夫日隷其戲下太宗賜金符千戸老以公世從大將詧韓征淮南能以少兵擊破其軍虎頭關大將壯之賚銀為兩百聞功于廷賜人馬介胄裝具宋開山南東道制閫于襄陽反冦洛西殘廬氏永寧殺縛其守長憲宗詔以漢地

兵專受命世祖潛藩始置經略司于汴屯田河南諸州以忠武為使忠武兄之子江漢大都督權為屯田總管萬戶宿重兵于鄧去襄不二百里兵信宿至城下鄧襞其城塞西南二門不闢吾袍甲車道屬縣新野西港盡鈔于敵府摘公將兵三百騎與步半追之及之栲栳潭令騎負一步敵奮殳斧謀折馬足推步下騎為陣以待分騎為左右翼合擊敵錯愕無所於應盡殲之完得所鈔戰次馬嬰橫屍而顛復騰而上不知左股之折已戰

流血淋韡裏創輿歸府迎賚銀為兩百錦二端曰未足
旌勞資市藥也後敵攻新野又大破之白河口中統建
元從史經畧樞援東川假以總管戍東安虎嘯一年還
鄧戍光化州漕安陽灘禽唐都統會中書左丞劉武敏
公拯開用兵端大集天下兵圍襄陽從城鹿門江西諸
壁戍焦山敗宋援將張順江中殺溺過所當攻樊城督
造梯衝又戰江中火其戰艦斷襄陽援樊拔移攻襄陽
城東南當至元十年凡圍六年襄陽下功陞總管再官

懐遠大將軍副萬戶明年詔故太傅巴延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珠以平章左丞相阿爾哈雅以右丞將大軍南代浮漢而下郢治漢東築新郢漢西鎖戰艦兩城下夾以礮弩橫鐵絙江中大軍轝拔郢北黃灣壁公實先登矢貫左股丞相手傅藥柂舟入藤湖達漢越郢去從攻沙洋新城拔而殲之皆冒創先登矢又中頷三捷功聞錫虎符從戰漢陽之沙武口陽羅堡生獲其將鄭信矢汰左臂漢鄂既下太傅將

太師東右丞留後抽十六翼兵俾公帥戍漢陽公曰吾戰是求而顧責守誰不能守則無所施吾所為矣右丞則曰漢鄂乗輿所至視為衝地非材武足以先衆者不可使撫安之不得已往戍閒荆閫遣安撫高世傑將兵規復鄂從右丞逆擊走之荆江口世傑窮降詔移軍江陵從攻沙市因南風縱火樓栅皆然前登戰城上又戰城中蹀血濡趺殲其軍江陵精鋭於是焉盡安撫高達以江陵降制置朱禩孫不出詔以世傑戰而後降非其

始志斬江陵市禩孫死京師猶没入妻子為官奴婢而籍其財右丞功拜平章政事移軍潭州公為鄂分省計事潭留使督攻西北凡三月破石心臺敵植木柵自蔽或曰火之可入公曰火易沃滅柵必復植且吾師暴處城下三月士咸伏兵立寐不如殲之使敵不能隊立得廣逵期盡十日肉薄而登可以逞志平章是所策十日公果前登樹旗陴墻諸軍呼聲動天地平章扑賀謂諸將曰非用張某言而屬獨坐城下安撫李芾殺妻子火

解舍倉庫而死潰軍築城西陳江岸公涉淺方仰擊飛石出城傷頰墜水面血及足出戰益疾竟走其軍功聞進官安遠大將軍畧地衡永全桂陽諸州撫其來歸而誅其弗率又從平章移軍静江四十日拔之宋餘孽益王爵人號年海中曰余復海嶺諸州相煽以叛潭之羣盗在在蠭起平章謂公衡永全桂陽諸州與潭屬縣汝昔畧定盗今復蔓汝其芟之䥴文才諭七寨斬祁陽令羅飛主常寧簿黄必達磔周隆張虎新化降其黨蕭隆

劉監軍凡馘受偽命二千九百十人縛從賊百五十人安集劫脅二萬三千九百家常德路總管諶應偽先事亦縛斬功聞進昭容大將軍招討使監歸州位總管上又移監常德仍招討位總管上西南夷為梗初詔征羅氏鬼國會其既降未至而還後征亦奚卜薛降之以其王阿利入覲賜衣服弓矢鞍勒公平生射虎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踣語其友曰生虎之鬚剔齒疾可已風拔之虎怒爪韡裂頼其氣息垂盡不能傷足由是人名公

者則加殺虎於姓上至是以國言賜名拔突尋詔萬戶各解使職故公罷招討惟以萬戶將真定新軍省擻戍衡茶陵來陽常寧兼督平永寳慶武岡盜箴其跳梁者二百四十五而伍其汙民責使屯田故來者不失業公尚氣重諾剛不可以威強屈平章始終相從西南者見其不可衆直之醉或腰刀行酒平章避入後閤曰公醉矣戒左右善扶出遇契已者視意所欲與之不少愛焉其時諸將或集皆下之無有位其上者卒以元貞元年

乙未冬十有二月七日年七十五夫人卒以明年夏四月十有七日年七十七塟以大德之元丁酉于其鄉宋邨九男長忠顯次戍瑞州萬戶次鵬翼僉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次眞定萬戶皆夫人李出餘皆幼一女適常某五男孫長武畧將軍世千戶者金符餘幼六女孫亦幼銘曰詩歌虎臣闞如虓虎不聞拔鬚視等麀麈以之膽膂秉旄遐荒宜一西南百年未疆荊州之域連城數十襄陽武昌岳及江陵長沙桂林取皆以兵餘郡

傳檄反虜起伏介胄九年晝夜弗釋登危推完戰必前
列荆域底寧移兵夷洞來其降王桀犷遺種矢石瘢躬
元戎奏功大帝一闇一官以庸追其入覲嘉名天訓乃
省在罰華其衣裳又勑尚方叢矢象房魚服韔弓雕鞍
金勒歸馬躍躍亦爛其飾雖古方伯得專征伐錫命之
多將不是越憲憲憲其勞授報既多搤棺龍光遺胄尚荷
二長萬夫一千夫長今代一門三將誰兩刴是萬夫一
戍燉煌一殘闇波鯨海是航雖基公陛亦遐以勸無羞

前人亦曰克世兩間之堅莫石惟年可磨不磷載銘以傳

潁州萬戶邸公神道碑　姚燧

公邸姓保定行唐人諱澤字潤之曾祖亨祖義生考府君諱琮金符總押真定大名河間西京保定洺磁濵棣七州之兵戍睢州以辛公年十一世將是軍七年去城亳鹿邑避河流齧移戍潁州城久荒棄剪荆以芟隍塹樓堞官舍民廬皆所繼始宋黥將夏貴夜悉銳攻東南

壁公將射士當之大呼疾戰矢下雨注又虞士氣久用將奪戒司更促其漏丙夜伐五鼓適以為旦出奇騎擊不利客也騰藉崩潰積骸如京創此大治始不輕犯戍是十四年世祖即位如故事盡收臣下先朝制書符節故公金符亦入之官明年制賜還之至元入覲賜錦衣弓矢鞍勒用兵襄陽將是七州兵半以行太保并國武宣公時以都元帥鈔鵶山拔平塞砦功最幕府賚白金為兩五十金衣一從城長圍襄陽六年當十年癸酉乃

下明年從太傅巴延公時以中書右丞相督大軍南伐至郢初宋遣殿帥范文虎將兵援襄陽度不得進為城郢備鎻戰艦江中列礮于岸遏我舟師下令盪舟黄灣連藤湖入漢越郢去從拔新城沙洋下復師由沙武口入江從戰青山磯多所俘馘鄂隨下行省論功行賞賚白銀為兩三百明年留故左丞相阿爾哈雅時右丞分省守鄂大師其東從右丞分兵下荆南功進武德將軍管軍總管又從攻潭州流矢貫肘汰股裹創復戰城拔

進顯武將軍明年從攻靜江礮碌傷首岑岑垂絶已日
乃蘇既拔從省還湖南其年宋亡陳宜中挾益衛兩王
浮海據閩爵人號年規為興復倖利之徒在在起應而
羅飛張虎周隆尤其梟桀屠殺長吏刼民為兵動萬為
羣阻山為砦以抗官軍衡永路絶公從鄧平生致三渠
褫皮以獻進懐遠大將軍萬戶虎符俾將其軍監郴州
位總管上至則平郡賊蕭良弼鄒兵之餘城中戶纔四
百布撤招徠安集之内則基屋火餘外各復産其鄉期

年將倍萬家孔廟尚茅屋授進士左元龍為校官佐其工材俾任與葺稍如平時州界招鄢遏韶冦不窺宜章而興寧之民效惡鄢盜聞宣慰司將調兵萬人加誅未啟行公衡馬摯金帛即說曰今盜始起而從徒未繁官軍遽入民懼俘殺必出逋逃無所適歸勢與盜合是驅使為逆也請歸身任致討許之乃歸召父老豪傑曉曰吾止官軍不使得暴吾境汝佃民有從亂者不以相坐聽執送余自贖得五百人惟誅首事二十人餘悉縱還

南畝連三之役始得占城之師人以深蹈死地忿怨無施所經城市肆行剽奪瀕道居民十室九空六穫種絶至郴亦然公捕得為暴數十人搣送軍中詰其部將威令不伸皆市杖之其徒一夕潛遁踰境再以日本之師責造海艦十五艘度費楮幣為貫七十五萬取材有制戢吏侵牟用未能半事已告集後以交趾之師賦餽米千石入桂公曰自是入桂陸行千里負擔之民人勝五斗而止已二千人為擔夫負裝糧者半是行未中道委

負而逃可前知也乃集丁之家諜曰吾將出家貲責諸縣即桂如數羅之上不失軍興而下可紓民力何如衆歡呼稱願他日比貸錢加子來歸公悉還其贏又請罷淘坑銀鐫戸賦酒醋歲荒發廩而後聞皆良政也又遷廬州蒙古漢軍萬戸擲民耄倪號呼遮留如去親戚未至改潁州萬戸戍無為軍至是七路之兵全集戲下而軍容益盛盜起江東省以公威信著譽檄公以其軍討之饒信先譬以禍福皆不煩兵而從宣徽怙惡乃夷萬

人於南陵旌德涇縣又鋤萬人於績溪績溪尤𠢕勦壁

何秧塘山山周十里峻二百丈省臣以六萬衆攻之數

月不能下者因留戍徽兼拜都萬戶之一軍徽民方安

之尋還無為省議餘姚勝國故都非得如公老將一軍

過而閑之綏而安之不可故移戍杭以廿有八年其歲

辛卯夏六月二十有一日卒年六十三平生忠直沈毅

讀書專經左氏春秋故能謀成而事立臨財不悋施予

有積則均之昆弟姻戚其再至頼故人部曲捐金委帛

致殷家及疾或在告訃日辭禄後卒十三年子武德將軍潁州萬戶戍杭元謙紹介其友劉致持事狀為書燧曰先公之匱藁藏潁濱今將舉歸先塋數宜有碑不得君銘恐勲勞不足以信來世敢泣血請故銘敘此甞聞國初以二萬戶鎮撫中夏右則劉伯林軍秦左則粘合重山軍燕顧成則益太尉忠武史公天澤為真定河間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戶於中後強諸侯頗以力夷惡相下屬皆求各將其軍而千夫之長亦覬得焉由是萬

戸布列天下其權雖分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相傳虎
節一命三品世世不絶則未始變不若治民治賦之臣
者死子孫以門功官自下而高如升階然所可儕比則
國家責以捍海四方勸忠而收其死力者豈不至且遠
哉觀公造家譬則為山嗣雖總押其覆簣也于時是官
未必視長千夫何以言之從下荆南勞亦夥矣授以總
管得以千夫之長同禄轉而西南勍敵是膺堅城是臨
莫不賈勇奮其前𤼵顧以是身干鹵三軍八百死而一

幸生遂長萬夫比德開國大藩諸侯殆成功九仞者其為丈夫亦壯烈矣然非憑夫大帝赫怒有是南國用武之地枝安施哉此太史公賛蕭曹華為依日月末光隂符所為天人合發者也三夫人元配郄氏嚴於持家前卒廿有一年繼配兩王氏姊妹也前卒十年姊顧為繼後卒九年三男元謙以佳公子既世虎節好學而文雖居時平營柵部署器械車馬凛如在敵又識世務省訟難惑多資平之貲先泰元恒四女適郄長官子壁閭令

子齡鄭元帥子端仁萬戶賈榮祖三男孫長禥幼未名
二女孫銘曰嘵若邸公初由羈童嗣秉父節雎及鹿邑
凡戍十年強敵尚逊城賴而南北交壤隣黥將未甞時
巳能軍寡謀輕襲大比其羣會帝考貢曰是南紀于何
菁茅曠入包匭乃畀丞相百萬烝徒江漢滔滔鼓枻以
浮分徇坤隅置公前驅登陴長沙桂林入郛大愲小悖
翦無稽逋從戰萬里清蹕以吴歸撫其軀矢石遺餘甞
曰臣子居則有異移孝為忠其道豈二當在父側子職

馬恭寸膚之傷盡心瘝恫及身而將三軍奬率鼓鼓以前顛首奚恤維公懋功其賚何如虎節皇皇雄長萬夫上昭祖考下傳旄旌子孫其承世守無止匪直克忠孝疇大斯以語燾後幾何其慈宜爾有子踵武之踐四十巳聞慎保重憲爰發頼魘歸從先丘烈勲于碑貽久是諆

同知廣東宣慰司事王公神道碑　　姚燧

三十一年將仕郎同知新州事王弼練服持一書過燧

龍興客舍拜言曰此弼先人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出處大凡與受代所由也中具歲上戰功自生二十五年世吾祖長千夫戍膠州以及至元三十年年五十六六月四日卒廣州在官三十二年膠州內地無事戰禦自四年用兵襄陽十三年宋亡與宋臣戰未嘗日釋介冑宋亡至十六年與兩王戰未嘗月釋介冑南海平矣與反虜劇賊戰未嘗歲釋介冑合是三者之戰凡廿七年中十八年三入廣嗚呼勞矣而官已是命

也今將以其歲月日還塟吾鄉霸之大城孟村先塋得善史者銘其碑我先人將不恨其無聞於地上且懐德地下也敢以是哀嗚公乃序之曰王氏其籍大城者不可世求曾若祖皆失其諱祖令大城考英故叅政張公榮實所將水軍百夫長世祖録其從濟江功賜銀符升長千夫李壇反戰死濟南二子守信守禄公以死事臣子之長故世銀符長千夫戍膠州從築夾寨襄陽戰疾力功换金符登最奬之外郛省旌楮緡百戰江中斷横

江鐵絙搯捷獲船三十艘技樊生致都統徐麟省又旌楮緡百從本太傅南伐戰最郢之柳林署省鎮撫攻新城沙洋獲船二艘戰戛貴鄂之陽羅獲船二艘首功三百賜白金二百兩再以都鎮撫從都元帥府定江西諸州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于時宋亡其將相更立益衛兩王故廣東不下從破韶州又敗方安撫廣之石門授明威將軍從擊文天祥于贛之興國之空坑止其妻子散降其衆畧盡禽前鋒趙時賞帥府改行省從右丞至

廣張經畧集戰艦二千海珠寺擊大破之獲其艦百八十斬首不可級計再授明威將軍衛王死入覲授宣武將軍虎符還戍廣取葛岸洞崖石砦殲李梓發兵南安別降林桂芳昆弟新會廢南海軍三千人生致其帥湍舍人歐將軍偽署置官自王清遠遣馬帥陸帥徐相襲廣州皆擊破之斬是三人及其軍千平十數壁歐走如新會合黎德德已集船至七千艘衆號三十萬其別將吴林以八百艘圍馮村先是公嘗抽工于軍伐木於山

不資公爲戰艦三百五十烏船五十載是戰艦德林
衆大潰沈死海洋生致黎德歐王與偽都督丞相兵馬
鈐轄廿四人皆磔之推其偽符璽召入賜衣服弓矢鞍
勒加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宣慰司事三敗東莞盜張
强三千餘人首功三百歸所掠人畜其主廣盜少戢其
使入覲恐公受代以歸預乞尚書宜留再授懷遠大將
軍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降循盜古尾郎長樂白宋七十
四年招不能至者版賴勝立興寧廢縣以宅流民又

斬汀盜轉入梅循者鍾明亮者并吳禽三百而壞其羣最斬盜為起廿九二百七十一人今著其尤魁驍者皆隣省連兵頻年不能加誅必公取之廣之屬州皆山險不可烏至梯崖緣谷逐索水則乘烏船遊擊之不盡不已其為什為伍殺人以剽財之倫皆削棄凡是諸盜名若可易不顧難成功至今有未靖者老將論者曰丈夫死登陴陷陣猶足為名澤及吾妻子今橫尸草竊手與經溝瀆不異亦足羞哉此觀望不屑蔓盜所以也反究

公心忠勞何如廣之屬州若士與民及聞令代爭狀於

宣慰廉訪兩司功其盜弭民安願留公使以殿南荒行

省擬聞代踰一時而卒惜也夫人石氏子三人殇也知

彰其親者非文不遠亦既克子矣餘未名男女孫皆一

人㓜銘曰北海生濵卒塽南濵萬里歸棺低昂絳旌維

之南濵至險不測其北嶺嶠羣盜攸宅嶺嶠何如峽削

劘空羣盜利之自王自公凡在勝國敢曰難令與今吾

元跳踉豪勁公有砧斧署領汝嘗十八年中無有幸逃

或曰公哉始勞襄漢終覆武庚檄洋無畔不是之書逐盜諄諄大棄録微奚示後人曰訖炎趙遺爾兩孽噓爾死灰乍然已熄公與樹功帥徒相從貪人所同公羞有躬維祝融墟實漢南越大兵艱施小兵弗讐鄧無賊良公功之私廣人户知今思永悲臼潛昭幽烝大史職載銘不忘有穹斯石

戍守鄧州千戶楊公神道碑　姚　燧

楊公諱彥珍世汴之杞人曾祖考某祖考某考真皆不

仕金垂亡也鄉里及旁縣豪傑以公質而義沈而信脩幹有力馳馬引强犇走服屬之至有二萬衆將之來歸授萬戶從河內定興思立戎勞不樂民治宋將彭義斌侵山東東方諸侯皆壁不出犯其鋒或聞風景附始將百人從故張蔡公戰淮北復徐邳兩州勞陞將千夫戰淮南破光廬兩州及安豐軍戰漢上拔光化棗陽先登又破信陽軍戰襄陽走生總管牛首山斬張太尉鹿門從今中書平章鄂囉公之父破荆南沙市初鄧既降以

歲荒盡遷其民就食洛西留軍戍守會故中書左丞劉公來襲戰塔橋古邨黔陂屢北之其後山西逋民由雕硐故宅岡將趨襄陽率步騎遮止之假種牛曰吾在此汝可去父母邦而南邪與故中書平章遊公築楚鐵狗兩堰以灌屯田歲收粟為石亡慮若干萬沾饑羸為口亦亡慮若干萬歲甲寅以平生小大數十戰身被三創老厭苦兵子珪能荷殳矣請憲宗朝求嗣已授副千戶得休居十三年以至元乙丑春正月十有八日卒年七

十其月二十有九日塟州西北十二都之靈德鄉蒼龍潭壖夫人同縣盧氏後公卒之二十五年當至元二十六年歲已丑年九十不恙珪及其三季秀成玉與男孫十有六人與祖世榮欽祖光祖述祖崇祖儀祖遵祖協祖繼祖孚祖襲祖康祖恭祖由祖亨祖女孫十有八人男曾孫五人儼仔佩偁僎女曾孫八人最三世子孫曾孫男女已五十人男婦女夫甥孫猶不列也朝夕若歲時問安為壽其前堂字隘不能容班之庭下人之望之

蔚為盛門非天章公潛德昌熾肖裔而何況珪克對前脩有光乃爾耶始有副千戶江漢督府版令將突騎千時宋宿兵襄陽與均犄角臨鄧督府度房有恃而虛別遣將以萬人襲之反為均兵遏絕令將所突騎為援戰分道口斬其副將杜胡又戰馬嘶山通道出之從史經略援蜀之開達兩州戰李義聖耳諸山又戰同波砦萬石堌晉城寺獲生口五百城毋德章以拒合州又城大軍平以闕廣安軍歸從故中書左丞相阿珠公圍襄陽

戰小堰堡南漳鴉及八辦凌三山禽解都統樊提轄湖城砦馬軍趙總管野鵝池劉都管胖山問採司王總管狢子川又禽無名將樊城戰六年襄陽迺下勞授敦武校尉從中書右丞相巴延公越安陸戰新城降黃宣慰阬沙洋邊都統火死下沔陽攻漢陽先登拔之戰鄂之陽羅步獲船五十五艘遂濟江下鄂又從故中書左丞相阿爾公分兵而西戰荆口降高安撫下岳攻荆南沙市先登阬之徇地峽州下之鄉民多趨險奔施擇峽屬

縣宜都富民言能動衆聽者駱升署爲邑令追還五千戸從圍潭州戰西門鐵埧三先登進武畧將軍千戸金符從下衡永全道四州扳静江進宣武將軍總管虎符下柳西融州徇地海外未至召還進明威將軍副萬戸再遷廣威將軍眞爲萬戸戍襄陽最其受任至今三十三年所援拔破阬下名城三十而縣不與禽都統一人總管三人斬州副將一人降安撫都統各一人討湖南叛冦生降渠首四十五人所全脅從及城拔而當殲言

之大將而脫者不可以鉅萬計小大之戰七十餘身被者五創矢分右巨擘洞肩汰股貫踵先登壓斛而顛血嘗口出積是勞勩位踐三品力有可至數所得為伐石人獸樹列神道又悼公平生與國立家之多艱也不銘之碑無以白悠久目襄走鄧託筆于燧嗚呼臣之事君猶子事父雖出蘇武告李陵之言而千載以為得然事父敬身事君致身道固有不悖並行者曾參將死召門弟子啓手足以示全歸其平居則又以戰陳無勇為非

孝夫小而殘形大而隕元至不旋踵孰速戰陣苟於是而曰吾全歸吾全歸則天下無授命之臣君何賴以守邦人子惟無事戎行不善將身以死者是誠不孝而執綏援枹以死固其所也况戰不必創創不必死與雖死而名曰延哉甞讀史氏書見鬬將之登陴陷陳折馘搴旗大者百戰小者數十其身所存鋒鏑遺餘必慷慨感發思有若人者生今之世得奮筆大叙其雋功亦志士千古之一快也觀公父子踴躍金革視身外物再世一

轍庶其人焉惜吾文之未稱副也銘曰世曰文士武弁之易謂勇無謀似而非世讀人物志論第英雄英之精秀草木華同雄譬健獸逸羣振迅天於但人此與彼吝或畀其全萬邦表貞英故明智雄則勇能人才文武異同胥附武過亂畧文太平具亦既太平忘戰必危猛士赴敵生死斯須彼文維臣何有是戚執簡之評其可輕出於礫維公鄉豪始宗無基於前造太令躬金歷祝斷有衆二萬来歸太宗獨何是亂棄民而戎轉鬬淮漢戍

鄧空郛招逋立閈鄧人病饑我往耕之鄧人聞戒我往戰夷丐老而休年宜延夥而止七十亙宅長卧生子如公亦毅能兵克越蜀荆三十名城金石所創凡十五嬰虎符以庸鈇鉞專征曰是徼效先人之教五鼎三牲不享榮報發其幽光埊令存章庶幾子心少慰盡傷切雲之碑蛟拏龜負史臣是銘滋久無斁

元文類卷六十三

元文類卷六十四

元　蘇天爵　編

神道碑

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

姚燧

有虞臣栢翳佐舜調馴鳥獸賜嬴姓其後費昌去夏歸商為湯御孟戲中衍為大戊御至周造父為穆王御服盜驪騂騮緑耳之驥西巡樂而忘歸徐偃王反復御日

馳千里破徐賜趙城為趙氏其子孫散居何望傳次幾何至公者不可稽然由所記憶其先家代之繫時金亡去其鄉凡再徙始為冀之衡水人又為蔡之平輿人天興癸巳之棄汳播蔡也公以善射足力材兼衆難倡義兵數千為帥聞天兵圍蔡急城中糧絶乃率部曲發平輿富室藏粟負擔疾戰百死突圍工餽召見行闕嘉其忠勞勑銀符提控復潰圍還保平輿明年甲午金亡將戲下步騎數千下宋時襄陽開制閫改信効左軍統制

制閫後厭降將多恐聚此叵測漫為受犒欲致盡阬之
太尉江海策曰且人窮而來歸誅之不義又吾閫所節
度四十五軍半北人今此加誅則吾軍北人各有心矣
徒足啟猜長亂漢北之州獨鄧近去吾閫程再日耳北
與敵鄰乘彼虛棄未戍盡遣是衆先之在彼有生降之
德在我有復地之利一舉而得兩者也閫然之別遣路
鈐呼延實將若干千人為監來戍至則與實不相善益
憤前吾所好相下而顧不容將以計誅又一軍譁譟皆

言制閫不足為盡力會明年乙未十月天兵畧地漢上集將佐南門商戰守宜公扼劒前衆曰始吾下宋正求活我戲下數千人與若妻孥而制閫欲一切以計殲之情露而事廹者數矣今幸出戍不獨任吾别將監之一且誣以他辠盡無吾噍類覆掌不難為也誠不忍與若泯泯膾腩冦手必歸皇元後應者斬統領徐海獨辨不可立斷其首以徇一軍皆呼抃受命馳造實營執以出盟令呼宋兵投仗脫甲吾不犯若一人盡歸之襄陽如

輒肆動皆誅死實駭汗失常目眙瞠舌撟然不能下頃不得已乃親呼其軍如所教者於是皆受命復與將佐為約是州生齒十萬今日之事將求生之非固苦之將思完之非固離之衆曰生完之耳離苦何為公曰若既相許矣其無殺人父兄而臣妾其子女以利貨財與懷復私怨衆又曰不越公命也乃開門納吾元兵事成終朝肆不變市為具車馬遣實令將其軍盡還之襄陽少不怨制閫昔者圖已而甘心此軍也居再月太宗為太

子南征逺過教以是城甚近襄陽虞力孤不能自完且歲荒與均唐三州民徙雒陽之西三縣鄧治長水均治永寧唐治福昌許公權宜行省事乃先勞分苦佐乏藥疾翦棘墾萊府寺田廬於粲一始明年丙申襄樊亦從雒陽其年公入覲特賜金符錦衣許出戰督軍入守字民別降銀符八十金符八以酬從公將佐同力者奏雒西歲又荒乞歲得大名軍儲米為石四萬五千陝州鹽為斤若千萬以廩餓人制可如是資食二州三年後歲

登乃止辛丑授鄧州長官奏以弟將州兵亦可而是州兵民始分後十二年癸丑在先朝今上以太弟之重命故丞相史忠武公經畧河南始屯田漢上張平宋本盡還為徒鄧均唐襄樊五州民實南公始復鄧時宋已築襄樊均皆宿重兵徙民各歸其州惟是二州還者無所於歸襄樊僑治州北均僑治西皆倚公為援南州數十里淪為盜區戰外耕内四年之間積穀石七十餘萬丙辰乞骸骨不報明年疾卒實丁巳春三月十有四日年

六十有一其月二十有四日肇塋州東南之曲專里以葬自喪及窆祭哭聲振城野數萬人昔受公生之死地者公諱祥字天麟魁貌碩躬望之威如孝親友弟及有地方數百里秉鉞垂符常布衣韋帶麄冠麞鞾江漢大都督為言衣冠貴賤章也何乃為是過儉下自同庶服邪不恤也與將佐言公府則吾節度汝不可不嚴名分之守私處則汝皆少所從起相習者豈可遽脩邊幅改度平日也必蓏坐序飲其疏簡目節直坦與人不疑如

此考贇妣李生子二人長公弟彥即將州兵者大考仔
魯大考康三世連不仕饒貲樂施夫人霍以賢聞子一
人昭勇大將軍保甲萬戶佩今鎮衢州男孫三人伯元
仲亨叔利女孫四人適耶律彌李友端劉仲温李幼槩
公之始遭金季年出無受知托援之臣入無素飭可藉
於家奮其孤身百戰前驅積勞而加數千健武之上亦
何壯也且人之才相為十百千萬不能齊同以一人當
一人為衆人以一人絶出千萬人之上是曰俊傑方天

定命昭昭而昧者疑所適歸彼千若萬人犇走為依求以自全其受是依者内揆無可出險反正之才豈以一身貿貿先衆徒死則依人者猶不難於為人依而受者也今既隕祚而後將十餘旅之衆下宋其志仁此人也及宋不察將快其肆毒已乃北戍鄧州為置監將防虞而戍備之其伺舋竊發不保其終何如也非公謀斷灼知攺玊安能轉禍為福俟食此州哉然由公而上不仕三世潔實儉勤積累悠長能散宿居芘後之功既碩既

豊而始大興此勢之必至理之固然者今侃也即基堂之龍盾虎符列名平宋功臣非公作則之報而誰諸孫繼繼脩偉則是澤也夫豈一再傳而可遽艾之邪後至三十有二年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侃自衢遣叔利五十里持衢學官鄭怡所譔行狀走鄧請述墓碑燧哀其志在揚厲先烈又嘗家雒西與我先人居相邇而遊相好也故不終辭銘曰穰之南東有堂其封下為平輿趙公幽宮返是之年周甲子一朿髮樹名古人自必翊將哀

祚偶方興時如豳孺子貢獲是支金喁沈淪提是窮旅
曰犇與國涉漢南鶩來戍是州始脫危阽乃棄衆星日
月載瞻甫少康蘇熯螽荐沴徙北就豐于洛之汭雄囟
亦然移粟大名以及還南保甲戰耕與是州民耄穉十
萬形影相附千里往返厚深之仁崇阜增川宜是州民
戴為二天朱邑桐鄉古弗是過卜置冢傍萬家且夥有
子將軍方燁烈光虎節靳皇執曰公亡匪銘伊白匪石
安邈我筆載茲後來者頫

山南廉訪副使馮公神道碑　姚燧

公以至元廿八年年五十九九月六日卒官朝請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于襄陽燧遊吳會還過行臺廣陵得訃於故御史中丞魏初所燧出涕相弔後三年始拜其墓指桓楹誓曰公平生交友間文惟我怡者它日當銘是為報子休復亦已敘所履歷見求因記前卒六年嘗敘馮氏三世遺文有曰以中議年五十九卒官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故中順方年六十以同知臨

海軍節度使致事至通議亦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六十致事三世皆止同知亦理之不偶然事之可異者公抵掌曰若是同知不善吾家耶吾他日有避而不為耳今公之壽僅齊中議技所卒官廉副班序正與轉運節度同知者等六命四世卒致皆不逾六十嗚呼造物之迹人果可以意知閩耶中議中順通議為高曾祖諱仲尹孚翼壁考中書右部郎中諱渭世稱馮孝子公之先諱由通議築松庵崧山曰崧後更岵字壽卿童子聰警

於書博觀彊識賞於中書忠肅公許妻以季之子闕幘
由貧試吏征商屹屹自飭不溢華墮中統建元時年未
壯入掾中書職奏事曹策識沈明得失先事日從丞相
造膝清光右部為郎自丞相辯章而下皆友諮之父子
並政法制未苛不嫌也人榮耀焉或讒禁中省曹多徒
顢膚在列庭加汰擢公以風度脩凝敷對有次留後一
故相長左右幕喜氣排人諸軍讋縮公不下之故事諸
曹出皆總管判官獨抑公真定轉運經歷換衛輝總管

經歷官承事郎令真定之無極事治考最換令洺之曲周狀其薄貪懦黜之圜襄陽急發民益兵河之北公惟視丁地入中甲者戸抽一人籍之請託不行苞苴不入形埶富室施計無所凡竄名他役者皆出倮吏無所姦利其間江南既一陞奉議大夫僉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事換僉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事二境皆錯壤夷蠻人所憚行公冐阻淩歊瘴鄉蠱俗上下山谷至不可馬或轎以杖殆數千里刺舉周治簡削冗長官吏數

百臺臣勞之移近畿甸換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僉事官市民物不輒與直責悉還之罷去官吏三百積没賕賂且三千定霜摧雹蟹蠹朽皆折唐之監州諱發其伏逃訟于朝顧列公實田湖陽三十頃禁殺日殺紆塗乘傳多燒驛薪不法十餘事詔御史問之無絲髪得抵其誣皐陞朝請大夫江西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未代棄歸尋仍前官換山北遼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疾辭行臺臣終曰舉職風紀求歸者其私不可釋也擇其去

家近在十舍外者以便之再換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命下數日卒僑楚檀溪之東笠仕至是三十餘年恬忍時榮退易進難數命皆家受之臨繁處劇暇豫而集遭佳林泉野服珮寶璐鳴琴賦詩忘反移日觀所號雪崖亦可得其嗜尚已俸入盡於及故家之孤嫠與娸賔購鼎彝書畫故遺產不盈十金所標褖其閒甚高跬步恒以羞親為心追氣息奄奄猶大書松庵墓馮孝子墓雪崖墓賜休復曰各伐石表之阡亦自喜其善全歸

也遺文千篇晚而筆力逾進辭多雄剛深古卑於文者不能句求凡再配前夫人楊氏即忠肅公妻者今夫人王氏其母休復與休復母之兩致其道不知者不以為前夫人之生觀行有家為德如何女溫香幼三男孫鶴齡龜齡彪齡二女孫皆下殤銘曰公生自孱見靈奇也葸衡鏘然妙為辭也人一善偏已兼之也其蘊淵淵介介持也其履平平循循施也入司奏牋出縣為也同不俗牽畀不離也責言言宣責事治也憲府所躔吏不欺

也風行嶺堧江之湄也幾耳順年不云耆也厚夜長眠寤何時也閒之幅幀多舊悲也曰良弓傳子為箕也揉木不弦世業畀也獨公青氊守不移也世德陶甄不外師也子于父田播其菑也父材楠梗子構基也有華螺嫣冠雙緌也與乃祖肩官醜夷也皆不持銓衮職裨也豈天為懸座右卮也不盈其泉斯不歆也信彼微權馮氏私也滹沱之川浩瀰瀰也苗胄必賢餘波滋也毋折楚篿以筮疑也麗牲有穿徵銘詩也

浙西廉訪副使潘公神道碑

姚燧

公潘姓諱澤字澤民宣德府人府在金惟州曾祖嘗為州孔目而逸其諱祖禄考得用生行軍萬戶府提控渙及濤與公伯仲氏皆善厚殖其家資公讀書壯而遊先師魯齋左丞許公之門盡戞故習而氣質大變養親不違其志事兄愛以敬閨閫有閑及出門庭卑以下人語恐惴之遇夙無所厚簿者于塗必謙謹戀㩆令盡所言不峻謝別用大保劉文貞公薦曰從事太府監擢監知

事轉貳佐藏庫使出再提舉織染局金符在順天路官承直郎宣德府則奉訓大夫課皆最陞奉議大夫知弘州兼諸軍鄂囉始有土民以行所學郡旱遍禱其境百神已乃詣郭西泉投文祝曰山川之神其所司者惟在能興雲雨以水下土耳今旱暵如是不能膏澤之神固已不得其職使州刺有罪幸漏譴于明天子必將殃之宜止其身吾民何辜權罹斯毒則爾神又佚罰矣敢恐恐退俟終不得命當自劾去其夜有光如星騰泉明日

大雨為屋祠龍泉上自公未至州之南並山風為災又為文禱曰風者天之號令順四時溫燠凄凜之氣發達遂成萬物者也時自為患反之而已災況暴厲無節穴涌谷起飄翔塵沙偃揠禾稼以病民哉禾民恃以生上以出縣官租賦下乃仰以粢盛報事乎明神今使之貧窘無所於食目其顰苦之顏耳乎愁歎之聲神亦安所利之必州刺之是矜其收是憑愁自爾風災衰息民賴至今尤究心用獄前政繫疑盜八人榜掠百至求迹無

所公明其非辜皆出之劫家訟公故縱無幾時而盜果得西京械成獄令待命他郡過治囚號市曰此州之人神明公以為包拯復生獨不能相活耶公將召問同列謂宜發卒衛出吾界而已𤅊非吾事也公曰人求直其枉烏可陽為充耳不聞卒問之葢太原民輸税西京慮倉吏不以時受入鈔貴家奴令代其輸既如約矣奴與偽為鈔者友陽悔之有我善鈔而歸所偽為我急其得不詳視也出而用之而事始露有司鍛成之謂我利賤

而買之偽為首當以見知法公列上之竟雪其誣而抵奴與偽為者法賦州市牛公懲他郡驅牛至官擇可受直聽命旬浹犇走煩勞廢其穡事令持價即鄉民自為市吏無所姦利駔儈亦不得上下其直轉知興中州入為監察御史刑部主事恃當國臣知多行不法察院召按不能致公從卒至部捕之一訊而貪墨皆出論如律轉僉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治有田民殺其主者獄已結矣公詳讞之則其妻與所私夫為之乃昭田民

當二人法又有訟為豪室奴其一家十七口有司觀顧數年不能正公以凡令當人皆畫男女左右食指横理於券為信以其疏密判人短長壯少與獄辭同其索券視中有年十三兒指理如成人公曰偽敗在此為召郡兒年十三十人以符其指皆密不合豪室遂屈毁券民之或言高麗王有逆意集將吏將從故都謟近臣偕公即治公以王令尚主王設舉事主安不知知安不上變聞而噎嘿以從他臣治獄希意深鷙求竟公獨輕平主

果馳使明正無有事從中變制使多得罪獨還公憲尋入都事御史臺剖白羣疑商訂時才自其口出入所畏縮皆身任為無少顧讓然不專已愽咨之人嘗曰君子小人喜以朋從觀受薦何人得過半矣又政察其間有失而不中哉今曰必吾所識則識有盡不足於列職中外況未必盡賢人曰可者審可不必囿以資格故評臺臣者皆曰自公都事察院監司一時翕翕勝職最衆出為江北淮西道提刑按察副使按宣慰家兒怙勢抑買

以物不償直與償而不滿者皆比贓論後改提刑按察為肅政廉訪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方分司杭州以至元壬辰秋七月一日卒年五十五仲氏子希善希達五千里輿柩歸鄉明年八月始葬先域夫人任也三男希大希成希安大成皆前卒希永他室李出三女適任徐張氏皆士族公既貴矣進伯氏子希明事裕宗於東宫令出知隰州後葬二年伯氏懼公平昔之善泯其不聞乃身入山敦工伐石求其同門友秘書少監揚

桓狀其事俾燧銘之碑燧曰公之為人桓為行實文何尚焉念今之世子弟為父兄求託金石為傳者或多有之如提控以兄能反復致意其季者纔獨一人嗚呼豈不若是不足為愛敬報歟銘曰維公生資粹其民彝加及先師北面事之仁義微辭道德盛儀日耳以闕如垣厚基增崇其甲如田有鎡多稼離離尊聞行知始由家推慈孝幼着閨閫枲絲秩秩其宜出焉郡治視民如兒調均賦吏仁柔膚肌何有創罷其禳其祈山川百祇如

指以顧雨渥風袁誠之格思罪入髡彤有少枉疑猶巳渴飢不身之私竭蹷解罽必出是期發擿吏欺大法小笞戢威顏眉衣繡斧持遵淛江涯皆所往躩在在歌思曰到遠而如何數奇中塗其萎識不識悲中郎諸碑泰無媿為斯銘如斯琢石以垂信夫他時

故宋太常少卿陳公神道碑　姚燧

大德戊戌燧舟遊湖湘而陳公元凱方持憲節使湖之南既求追撰妣夫人李氏埋銘為粗叙陳姚同為有虞

遺裔矣後五年燧持憲節使江之東而公以總管來莅建康馳書請曰吾八世祖宋太常少卿公以治平二年卒葬洛陽其後子孫以官為家死不返葬顧於太常墓失其地所曾祖少中公訪而得之筆地之名與距城幾何里步以詒後昆志亦懃哉會荐離大兵終無有能至者七十餘年矣元凱始成其志如所筆發墓驗之果得范公鎮所撰誌銘摹以蠟帋副吾家乘願為銘樹石以表墓道燧受讀之其先潁川人唐遷于京兆廣明中違

亂于蜀家眉之清神亦可系者琝生延祿延祿生贈兵部侍郎顯忠兵部生希亮即太常公太常生京東轉運使忱轉運生簡州司士叅軍揮司士生金儒林郎灝儒林生國子監丞堯基國子生燿州三白渠規措使仲謙規措生皇東平勸農使膺農使生嘉議大夫建康路總管兼管内勸農事則元凱也子敬立最之凡十二世聞者慨息以為非清風素望之門孰能完有家乗得其傳次如是之多哉燧曰是足為多乎哉苟推其世德而上

之之十二世者又十二世而一耳甞讀太史公書至其
敘傳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顓頊子孫官居功烈文
辭下及其身而止豈顯親者不嫌自明宜然耶故燧例
之由譜姚氏亦遠本曰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陽是為
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瞽
叟瞽叟妻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姚墟故姚姓舜三
妃堯二女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一妃癸比生二女宵
明燭光禹受舜天下封商均虞城以奉先祀服其服禮

樂如之以客見天子示不敢臣傳夏歷商三十二世書可見者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戲五世耳至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太姬生滿賜嬀姓而封諸陳以備三恪以為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立申公卒弟相公臯羊立相公卒子犛公孝立犛公卒子孝公突立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卒子夷公說立夷公卒弟平公燮立平公卒弟文公圉立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卒弟五父佗其母蔡女故蔡人殺太子免

而立佗生子完周太史過陳使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太岳之後山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佗取蔡女數如蔡太子免之三弟躍林杵臼共令蔡人誘殺佗而立躍是為厲公厲公卒弟莊公林立莊公卒弟宣公杵臼立殺其太子禦寇完與禦寇相愛恐禍奔齊桓公使為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為鳳凰于飛

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以陳字為田氏聲之近也或曰食采田完謚敬仲生田穉孟夷孟夷生湣孟莊孟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宇桓子生武子開與釐子乞釐子生成子恒及楚滅陳而恒得政於齊生襄子盤襄子生莊子白莊子生太公和遷齊康公貸於海上食一城太公會魏文侯於濁澤請天子求為諸侯天子命之是為田齊太公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卒子成王因齊

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卒子湣王地立燕齊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伐齊敗之濟西燕將樂毅盡取齊寶藏器湣王出亡及莒楚將淖齒殺之莒人立其子法章是為襄王田單大敗燕軍迎襄王入臨淄齊故地盡復為齊襄王卒子建立秦始皇帝兼天下滅齊虜王建遷之共自商均國虞至於千九百六十三年矣此吾姚與陳始同為虞中同為嬀卒同為田之末分者後建三子桓稱王氏軫稱陳氏而不及昇豈昇仍氏田耶自是

田或多失傳次王莽自以桓裔追封完為敬王以田豐
為世睦侯奉敬下後莽死豐怯郡亂過江居吳興改姓
嬀五世孫敷復改姓姚惟陳可以世求軫生秦東陽令
史嬰嬰生成安君餘餘生軌軌生審審生安安生恒恒
生願願生四子清察齊尚齊生源源三子實崱遂寔字
仲弓後漢大將軍掾屬文範先生六子紀諶洽諶休光
諶字秀方獻文先生生青州刺史忠二子佐和佐二子
準徽準字道基晉太尉黃陵元年生伯聆建興中渡江

居曲阿新豐湖生匡二子赤松世達世達長城令徙居
長城下若里生丞相掾康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書
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騎侍郎高高生懐
安令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文
讃文讃三子談元霸先休先談先梁東宫直閤將軍義
興昭烈公卿先代梁猶以姓號國曰陳謚武談先子曇
倩繼立謚文子伯宗繼立崩文弟曇頊繼立謚宣傳子
叔寶亡陳凡五陳三十二年叔寶四子莊弘徽某某會

稽郡司馬司馬生棊晉陵郡司功參軍司功生兼右補闕翰林學士翰林三子監察御史當大理評事甚祕書少監京少監以從子鹽官令襃繼鹽官生高安丞灌高安二子伯宣伯黨伯宣著作郎生旺旺生機伯黨生元史元史生巖温州司戶參軍其自軫至機三十九世易弟列者止書其傳然自廣明至治平實百八十七年以三十年一易世率之為六世太常而上四世其不可推知者二世耳嗚呼籍載以來不隕其世德者惟獨一門

吾姚氏則自梁高平令可系而至今者廿有六世其上則或絶或續匹夫之家其可少覬哉嗚呼亦有甚可感者古人為誌納之壙下必載其世次官勲實用備或世變時遷人有竊發知為何代大賢君子揜之不忍及其匶焉初不預為裔孫克念其祖求徵而諜也今元覬悼陳氏入蜀中微太常公始震而耀之亦其家之鼻祖也故既發視玄石而得其真太封樹之碑表墳道刻石人獸如其始窆於三易代八世之後亦古未聞者故燧感

之且敬焉推吾遠本三千歲之上皆有稽於竹帛者詳次授之非足止慰元覬於生死而有之亦必曰吾同姓表章及此其庶幾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邪因爲楚人之辭歲時上冢使歌以祀其言曰峻南峙兮嵷高阻西鶩兮函崤趾北邙兮坡陀壖洛水兮波滔滔堂封兮偃斧古爲藏兮幾何所既夷兮已焉有不夷兮疇焉主將帝私兮之家俾鬼䕶兮神訶待裔孫兮爲告賴玄石兮不磨維裔孫兮思慎其守不恐嘿兮求牛馬走曰先

志兮具成庶階兹兮來肖可究余亦虞兮遺苗匪妄冑兮華逕其統緒兮可尋具方冊兮昭昭年數千兮世踰百生民祖兮或幾及豈伊神明之後兮不與他族而中絶于何孟氏一言遼必五世而斬君子之澤坐令自今讀其書兮亦取二三武成之策重曰往者兮垂芳來者兮是望弗替兮休聲與嬀水兮齊悠長

故提舉太原監使司徐君神道碑　姚燧

至大三年中奉大夫僉樞密院事徐毅感言於燧吾先

人以雅善故御史中丞王慱文當其為河東山西提刑丐銘先祖提舉府君墓碣中丞不讓而援翰昔毅與子甞受業太傅許文正公於冑學為同門今子長翰林毅僉宥密為同朝為先人於中丞無是也又子亦識吾先人古所謂知死知生者兼有之其遺善可筆以示雲仍者非子誰賴哉乃序之曰君諱德舉字進之曾祖澤妣郭祖閏妣郅世農平陽趙城以本富聞石明里考玉材武為皇帥府提控提領崞縣岢嵐州長官後馬公行刑

部奏提舉河東南路常平倉姚夫人高以嵗丙戌生公數嵗撫而謂曰是吾父登金詞科令岐山出也身教之書及長又資使學仕俾嵗偕計吏趨龍庭甚爲叅尚書省議樂齊賢馬文玉二人者知擢以爲掾己未遣迎世祖於江北陽邏且徵兵山之東西中統壬戌省調平陽路轉運司經歷以姚夫人憂去官後六年又居考提舉府君憂安西王國秦凡河東河南山之南與陝西食解池鹽地皆置使督其賦入悉輸王府以君爲太原舊由

其地炙鹵民盜煑食有司雖密其禁犯者終不衰止而賦日益不登遂弛其禁聽民煑食惟户責輸賦漕司行習久矣至於都漕欲變其法復轉鹽鬻民君以為若然是驅是邦人納罪罟也若仍弛其禁惟衆遣吏廵邏不使賤估盜販出境而加賦其舊三之一焉民便安之而績亦最陞提舉棄而不仕其平生履歷已此不可謂達而名傍聞四方士夫從之游公侯用其言而人亦樂以急難見求者在夫重諾而趍義負氣而尚俠其事如李

壇將為亂自益都傳檄求臣叛王而平陽總管李毅不
思移文太原為忻之監州阿巴齊所發故兩總管皆誅
論毅子青童尚孩坐徒遼海居哀之帥毅家僮訟之宥
密以為祖宗之法父子罪不相及且昔擻事青童何知
與禍至兹甚非昭代罪人不孥之旨宥密遂奏還之令
戍西川長萬夫襄陽既下之明年將平宋詔籍中户為
兵民甚駭愕至有自戕求脫者總管烏禔患之追君諳
宥密受其成法得於三戶抽一遂懷檄歸虞吏為姦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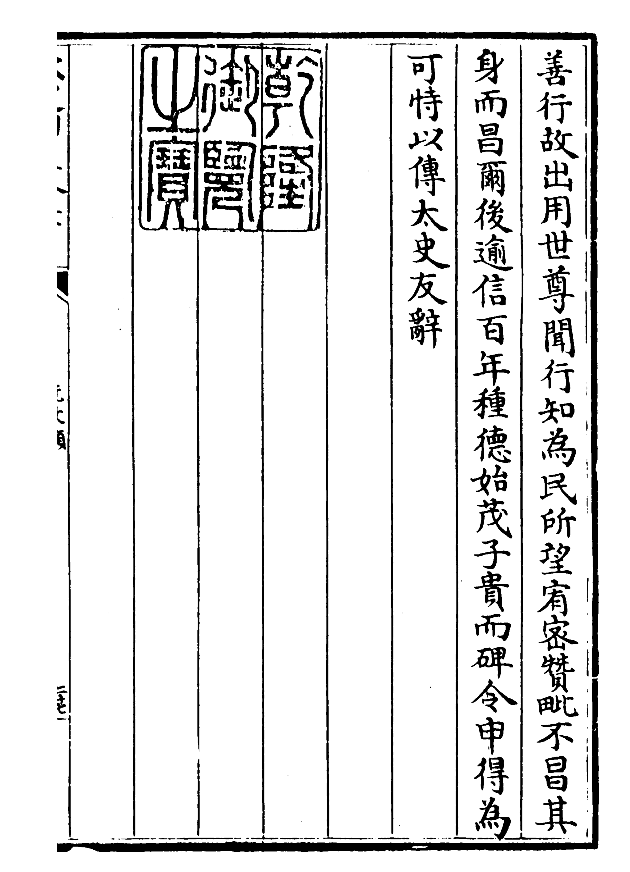
侯取籍閉府幕道院身自差第三戶優劣優者為兵劣資其力令出人稱為平有泣謝者初世祖征雲南師未及境書遣三使諭招王人者言祖宗之法殺詔使者城拔必屠萬一蠻夷怙惡或賊殺臣願無以臣而使是城噍無遺類至則彼以為誕皆磔之懸尸於樹大師既至求其首或謂投洱水中遣漁人網取無所得火其骨函送二家復其門徑田祖中一人秦州士子王姓分蠻口數十於州侯其子壯付之後三十年當歲丙戌詔西省

臣訪求其家在亡籍口已為郡豪張㫒者冒有王氏子顧受其人傭直君言之憲府坐郡豪以罔受上恩官吏見知蔽匿者皆罪黜而還正其口王氏子民奴有嚴姓者主利多直鬻其六七男女於商胡君憤然曰奴有男女若是衆多則知賴其為力也久恐重奴商胡分鬻他地哉白其府曰主既有名郡籍則奴亦郡民烏可不告所由而輒鬻之縱不損吾戶數實損吾口府是其言行已數舍遂追還之代贖為民猶其外者至語其家衣止

大布大帛食無兼味飲酒不數觴事繼妣石有孝譽分田以恤女弟孀居為子擇師俾齒胄學其知親賢又如何也恒言以飭諸子曰立身本學治生本力稽儉勤羨以周匱急無多積以自災取友不可苟合勢利臧獲久故既火其劵多至千指自今事汝久者其縱以之當不恙時代石為擲宂地倍常有半曰他日無厚藏明器用陶無法流俗侈靡崇事浮屠以大德癸卯八月六日卒年七十有八九月廿有八日塟石明里先塋以前卒廿

有一年元配同里穀母盧夫人祔置穀為治書廉使風紀中外刑曹惟覲今為内總六師外制諸軍遠及萬里為贈祖五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平陽郡侯妣高侯太夫人考德舉太原鹽使司提舉贈中奉大夫護軍平陽郡公妣盧妣邢皆公太夫人非文賢而能之乎繼妣邢夫人生穀投轂轂濟投宿衛成廟轂椽河東憲司穀大都永濟倉使與穀濟皆不禄女歸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裴居安男孫四人女孫四人銘曰嗟古君子許友

以死非父母存曾不有巳後世不然輕合權輿撓洒以金矢死不渝小𣗥見告聞巳掩耳大而去之遠若讐恥允義徐君閔其故俟世業塗地而身亦劉童子何知亦遐以置曰是聖代開罰及嗣教訟于庭萬里還之俾克再家虔秉將戲民有不幸為勢壓抑無待籲求我則往直謂為非俠力善砥名謂之為俠不蹈難行其居而家井有條理施以裕人自奉則非伊誰無子無不欲賢師匪其人學則滯偏般般𦊆冑從許文正耳其嘉言目其



善行故出用世尊聞行知為民所望宥密贊毗不昌其身而昌爾後逾信百年種德始茂子貴而碑令申得為可恃以傳太史友辭

元文類卷六十四